

航，因而使德潛艇的活動能力大為減少。現德國似仍擁有潛艇四五百艘，但德潛艇在海上的猖獗時代幾可說已成過去了。

總之，德國在一九四三年的士氣，確比在一九一八年時為優越。德國所以尚能勉強繼續掙扎的，就是全靠此士氣，而不是靠所謂「歐洲堡壘」。但全憑士氣，何能持久。我們往種種角度觀察，德國在人

日本能否成爲民主國家？

龔德柏

此係近著「日本之末路」一書中之第十章，特先由東方雜誌發表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美國方面有人主張：日本無成爲民主國家之可能，謂日本人民都是贊助軍閥，並無自由份子。持這種主張者，以前駐日大使格魯氏，與斐斐教授爲代表。格氏於其在日十年中，目擊日軍閥鼓勵日本國民的侵略思想，與國民對此種鼓勵的反應，遂發生這種感想，殊爲當然。而斐斐教授則較格魯氏所說更爲明白。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號亞細亞雜誌，發表一文，謂「日本軍閥的暴行，從未引起過日本人民的反感；甚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知識份子，至今對那些野蠻的侵略行爲，卻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」云。這都是事實。斐斐教授又說：「日本的二元制——少數暴戾的軍閥統制多數馴良的民衆，反動政策壓制自由主義，這種解釋是絕對錯誤的」云云。對斐氏所謂「錯誤」，我卻部分的不能同意。

對於斐斐氏所指摘日本人民並未反對軍閥暴行，以格魯氏之說，即可證明其誤會。格魯氏所著「東京歸來」第七項「日本真象」中，曾說明日軍閥完全欺騙其民衆，於日本不利的消息，絕不許在日本發表，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，日本人尙毫無所知云云。那麼，日本人民根本不知軍閥之暴行，又何能對軍閥發生反感呢？日本的整個侵略政策，日本人不能說不知，但在日本一貫的歪曲宣傳下，知道真相的，

力方面，物力方面，皆已發揮無遺，衰竭之狀，實已昭然若揭；而盟國，尤其是美國，則朝氣勃勃，實力日益雄厚，勝算早已在握。德國何時崩潰，現固不易預言，然就大勢而論，已可以月計，而不必以年計了！

究竟有多少人？這是疑問。譬如歐洲戰爭，是德國一貫侵略政策所挑發，英國對德宣戰，實爲被動。但德國一般人，甚至高等知識份子，都只知道英國對德國宣戰，德國不得已應戰。這種情形，凡稍明瞭德國近狀的，卻能言之。德國封鎖報紙遠不及日本；而德國人知識也高於日本人。德國人尙且如此，日本人可知。據我所見日本的報紙，對於每次侵華行爲，都宣傳中國反日侮日，甚至侮辱日本人，所以日本纔出兵討伐。如七七事變，日軍閥說是兵士一人失蹤，中國人不許他們搜索而起。通州事件（即中國反正的保安隊殺了日本人），日本報紙那樣惡宣傳，所以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實行侵略。又如偷襲珍珠港，日本報紙硬說十一月二十六日赫爾所提對日本書面條件，爲最後通牒，等於宣戰，所以日本空軍纔空襲珍珠港。凡此種種，均足證日本宣傳政策如何欺騙其國民。日本人不明真相，如何能反對軍閥？並且即有表示反對之人，除對外人當面說明外，又有何方法以表示其意思。而與外人交際，在日本幾爲殺身大禍，何能冒此危險。所以日本人反對軍閥暴行，雖是事實，卻不能認爲日本人絕無這種思想。斐斐教授以美國言論自由的腦筋，來判斷言論絕不自由的日本人，宜其有此錯誤。

斐斐教授謂反動政策壓迫自由主義之說，爲絕對錯誤云云，殊不

121102 盡然。一般民衆，我們無法不知道其意思，暫且不說；但我所知道的日本知識份子，真有不少是澈頭澈尾反對軍閥的。這批人在九一八事變前，甚至在上次歐戰中，也是明目張膽反對軍閥侵略。如二十一條交涉時，浮田和民博士在「太陽」雜誌痛罵軍閥，這是我所見日本人反對軍閥侵略的第一篇文字，印像甚深，至今還明瞭記憶。在此以後，東京「讀買新聞」每日痛罵軍閥，凡軍閥陰謀詭計，該報常予以揭發，我在東京數年中，幾無日不讀該報。假使美國人或中國人爲該報主筆，亦不過如此。而況軍閥還多少威脅他們呢！此外如東洋經濟新報，即九一八事變後，在軍閥那樣強壓下，還是意在言外的反對軍閥。九一八事變前，日本尚有法律，軍閥還有顧忌，言論相當自由，還有反對軍閥，反對侵略的可能。九一八事變後，軍閥壓倒一切，誰敢反對，誰即有喪命的危險，但還有如東洋經濟新報主筆石稿滿三其人，敢作反對之言論（即意在言外反對）；而二·二六事變時軍閥襲擊朝日新報社，認該報係自由份子之機關。斐斐教授根據最近十年所見，以判斷日本絕無自由份子，而於東洋經濟新報的言論，亦似未注意，宜其有此誤會。

言論方面暫且不說，而在事實方面，亦足證明近十餘年係自由份子掣軍閥之肘，使其不能痛快實行侵略政策，致喪失許多良好機會，則爲鐵的事實。譬如九一八事變當時，係自由份子之政府，要統制軍閥，纔產那樣反動。民政黨內閣倒後，自由份子首領西園寺元老，仍拖出比較自由之犬養毅組織內閣。軍閥大失望之餘，纔發動五·一五事變。犬養慘死，而西園寺又推舉人穩健派齋藤實組閣。齋藤內閣被陰謀推倒後，又由岡田啓介組閣，仍非暴烈軍閥。二·二六事變，所有自由份子均在被殺之列，如西園寺元老，牧野前內大臣，岡田首相（上三人未死），齋藤內大臣，高橋藏相等，這還不是「反動政策壓倒自由主義」嗎？假使自由份子不努力，在九一八事變後，即讓軍閥自由行動，日本不知幹出什麼危險的事！譬如大擴軍政策，在一九三七年纔開始實行。當時一般人都估計：他們的五十億元六年擴軍政策，

不能實行。其後事實證明，假使讓軍閥蠻幹，一百億元計劃也實行了！假使這種擴軍政策於九一八事變後即實行，到七七時已完成，中國還要吃虧。或者日本竟敢侵略，而使戰局大大惡化，亦未可知。

在中日戰爭中，軍閥雖橫極一時，但希特勒最初向日本提出三國同盟，不是自由份子阻止，日軍閥一定與德國同盟，而開始侵略蘇之戰。所以七十餘次五相會議，不能決定三國同盟政策，還是自由份子——至少爲穩健份子——與軍閥決鬥的結果。阿部內閣被軍閥推倒後，軍閥本想獲得政權，以實現其侵略政策。幸重臣階級決定米內光政組閣，實行穩健政策，敦刻爾克時日本未襲攻英國，而喪失侵英的好機。直到美日開戰之前，還是穩健派制止侵略派，如平沼騏一郎之被制，即其暗潮之表面化。平沼被制後，侵略派始全勝，而東條得以組閣，美日戰爭纔爆發。假使近十年間日本沒有自由份子專：阻止軍閥蠻幹，世界情形一定與現在不同，或軸心能勝利，亦未可知。所以說日本沒有自由主義，實在是對於日本最近政局不甚明瞭所致。

格魯大使駐日十年，目睹軍閥的橫行，並未看見自由份子的活動，也是事實。但我在日本，有一段是自由主義抬頭時期，所得印像，與格魯氏完全相反。當上次歐戰，歸德奧失敗而終止，日本自由份子大大抬頭。當時報紙雜誌都充滿自由空氣，尤其演說會中的言論，更能自由。我出席這樣的演說會，至少在百次以上，演說者無不痛快主張更要獲得自由，聽者亦熱烈贊成，很少表示厭棄者。這很可反映一般民意是傾向自由的。這時期以後，軍事學校很少人願投考，軍人對前途亦甚悲觀，軍閥的橫蠻幾無從發揮。譬如倫敦海軍條約，軍閥甚不滿意，爲挑動九一八事變之原動力。但當訂結該約之全權代表若槻禮次郎返國時，日本人迎以凱旋將軍之禮。足可反映一般空氣。假使九一八事變不發生，我相信日本的憲政更要上軌道，兩黨互相執政，將成爲政治原則，軍閥將永無橫行之可能。惟因九一八事變，軍閥不顧一切蠻幹，以暗殺與暴動對付反對者，致使日本自由份子被壓倒，不敢公開活動，這不能認爲日本沒有自由份子！

在軍閥強壓下，自由份子還有法活動。如一九三七年二月議員濱田國松在議會攻擊陸相寺內；一九四〇年二月，齋藤隆夫在議會攻擊軍閥，均曾惹起軍閥的大反響。而最足證明日本自由主義之勢力者，爲一九四二年四月的總選舉，這時日本已對美開戰，且已佔領南洋，軍閥威勢如旭日中天，絕無自由份子存在的餘地。軍閥乘機改選議會，一切候選人均由軍閥指定推荐，照理應沒有不遵從的了！但尾崎行雄，鳩山一郎等十餘人，拒絕軍閥推荐，仍照從前一樣，與軍閥推薦的人，自由競選。民衆雖在軍閥威脅下，亦照常選舉尾崎等爲議員。此事使軍閥威信大傷，所以把尾崎下獄。這證明尾崎等十餘人爲不折不扣的自由份子；而選舉尾崎等的人，也是自由份子。不然，就不敢冒這樣的險了！日本有這樣的自由份子存在，還能否認嗎？

日本國內從來有許多法律，限制自由份子的活動，軍閥也有充分暴力處置自由份子，但自由份子還前仆後繼，與反動勢力決鬥，日本監獄中充滿自由份子，有些人被軍閥暗中解決了；有些人在軍閥強迫下，表示悔過了；有些始終不允悔過者，則只有永久呻吟於牢獄之中。以我所知，官立大學教授首先下獄者，有森戶辰男；其次有大名鼎鼎之河上肇博士；而在中日戰爭第二年，由軍閥領袖荒木貞夫文相之手下下獄者，則有大內兵衛，有澤廣己等；而前述「天皇機關說」之美濃部老博士，若非曾任貴族院議員，爲「天皇」勅任之官，則亦不免下獄，而嘗到軍閥的鐵腕。官立大學教授外，則學者教授下獄，至今尚呻吟於牢獄中者，更多得可怕。這難道不都是自由份子嗎？官立大學本爲造成軍閥爪牙之機關，結局不但學生變爲自由份子，而教授亦多爲自由份子。其餘私立大學富於自由空氣者，則更不待言。從前在強力壓迫下，還有自由份子活動，日本戰敗，由同盟國解決其軍閥，與改善其內政，則自由份子的勢力，將如旭日東升。目前在軍閥橫行下，自由份子潛伏，不過如黎明前之黑暗，而絕不能說日本根本

沒有自由份子！

日本從前既有很多自由份子存在，同盟國解決其軍閥與軍閥爪牙後，這些自由份子獲得解放；同盟國駐軍復以實力援助他們，使之活動，則日本國民將爲之風靡，日本國家將完全成爲民主勢力。因爲日本國民富於雷同性，往往隨聲附和。上次歐戰，德奧侵略勢力失敗，勝利歸英美民主國家。於是日本人一唱百和，大家都趨向自由主義。即在歐戰期內之軍閥爪牙，亦完全改變其態度，投向民主自由陣營。雖政府與軍閥百端阻擾，亦屬無效。所以軍閥叫苦連天，徒喚奈何。待九一八事變起，軍閥風靡一時，一般對自由主義不甚堅決信仰之人，又投身軍閥陣營。其始終堅持自由主義者，其數日少，亦係事實，但非完全絕跡，則可斷言。將來民主國家勝利，侵略國家較上次更爲慘敗，則從前堅持自由主義者，固不待言；即可左右之人，亦必投入自由陣營。甚至軍閥爪牙亦有此種可能。這樣變成自由份子之人，當然不十分可靠。若軍閥勢力恢復，他們仍有變成軍閥爪牙的危險。所以同盟國對於日軍閥應澈底制裁，並嚴格履行懲罰各條款，方能維持永久，並由教育宣傳上，造成次一代之真正民主自由份子。這批可左可右之人，經過三四十年，漸漸死去，次代人物繼之而起，則日本之爲民主國家，已經確定。苟非再有一次如九一八事變之劇變，則日本欲再侵略，雖不敢說不可能，但非常困難，則可斷言。

我認爲日本之成爲民主國家，有充分可能，惟在同盟國政策如何。若同盟國對軍閥不澈底剷除，上述懲辦條款有一不實行，尤其留下「天皇」禍根，則日本縱成爲民主國家，亦不過一時之僞裝，決不能永久，將來仍將破壞和平。若澈底剷除軍閥與其爪牙，並使掩護軍閥勢力之諸種制度不復存在，則日本確能成爲永久民主國家，決無再度擾亂世界和平之虞，其地位將與比利時荷蘭相等，而爲和平世界之一重要份子無疑！